

现代军事题材小说丛书
之八

凯旋在子夜

韩静霆 著

5
2

北岳文艺出版社

1247.5 1247.5
2833
BK561/5 2376-2
3

韩静霆 著

凯旋在子夜

现代军事题材小说丛书

之八

北岳文艺出版社

470048

凯旋在子夜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7.75 字数: 167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册

ISBN 7-5378-0033-2/I·33

书号: 10397·208 定价: 1.90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为当代军人谱写的英雄诗篇。它通过主人公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反映了青年一代的爱情、友谊、理想和信念。这里有血与火的搏斗；也有生与死的考验。有对人生的思考；也有对社会的探索。作品富有深刻的内涵。

繁荣军了题材文学
提高人民精神境界

为《现代军了题材丛书》题

刘荣臻

一九八二·元月

《现代军事题材小说丛书》

序

王白羽

丙寅年岁末，当我得知北岳文艺出版社要出版一套《现代军事题材小说丛书》，而且今后还准备继续出下去，这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一家地方的出版机构，能以这样高的热情，投入如此艰巨的劳动，来扶持和发展军事文学，不能不说是令人钦佩的壮举，需要真正具有社会主义出版家的远见与气魄。因此，当出版社编辑来约我这个从事军事文学工作几十年的老兵为这套书写一篇短序时，我也就欣然从命了。

我历来认为，军事题材文学对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精神气质，起着一种烛照与撮英的作用。在军旅与征战的风尘中，浸溢着社会最深广的悲欢离合之情，凝结着人类最明亮的睿智聪慧之光。在欧美，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到海明威的《战地钟声》；在苏俄，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在我国，从《左传》、《史记》，到《三国》、《水浒》，从刘、项的《大风歌》、《垓下歌》，到历代的边塞诗词，其间多少金戈铁马，叱咤风云，养浩然之正气，宣风声于不泯。历史上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常常成为一个时代的艺术概括与一个民族的灵魂写照。

我国的新的军事文学，正是在我们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浸润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改变与创造着中国的历史，也培育与生长起无产阶级的新的军事文学。革命战争年代，军事文学同广大民众的命运与呼吸最为契合，同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的成败攸关相共，因此，我们的军事文学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在党的领导下的服务于革命战争的文化新军的一支劲旅。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新的军事文学的最为鲜明的特征。尽管在这个新军事文学的初创期，我们的文学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还存在许多幼稚与缺陷，但是它仍然给我们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特点与优长，例如军事文学作品中常常流贯着的隆重的使命感与深沉的历史感，就是我们所决不应抛弃而应当加以发扬的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军事文学开始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文学有可能来回溯与咀嚼我国人民的辉煌的革命历程。军事文学的园地陆续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红日》、《吕梁英雄传》、《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铜墙铁壁》、《苦菜花》、《党费》等等，显露了我国军事文学初步繁荣的可喜景象，也展示了军事文学发展所具备的深厚的土壤与根源。尽管在这个阶段上的文学作品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仓促感与粗疏感，却是给我们的军事文学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树立起一块结实的文学的界碑。充盈在军事文学中的新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成为我们新的军事文学的神圣灵魂的结晶。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乱，使刚刚开始走向成熟的军事文学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与毒害。它的一个恶劣的后果是在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领域造成了严重的内伤与外伤。只有在党领导全

国人民粉碎了“四人帮”反党篡权的各项倒行逆施之后，全国实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我们的军事文学才获得了复兴和发展的条件，才有可能重整旗鼓，在振兴我国独特的军事文学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行改革与开放的正确方针，举国上下正在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进行创造性的努力。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获得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军事文学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作者的队伍迅速扩大了，涌现出一大批很有活力的文学新人。普遍的素养提高了，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进入文学活动的基点都远比过去要高得多，审美水准比过去提高，思考能力比过去增强，这是军事文学创作质量提高的基础。由于开放所带来的对于世界各国文学的了解与借鉴空前的活跃与丰富起来，有利于我们汲取各民族文学艺术的优长，创造自己的更有魅力的艺术珍品。

军事文学几年来的奋进，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特别是在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方面，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有质量的、为群众所喜爱的好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好的创作势头，正在向着开发与创造优秀的长篇巨制与史诗性的作品进军。形势在呼唤着我们的军事文学奉献出自己的概括一个时代的史诗性巨著。我已预感到我们从事军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们（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都包括在内），正在向着这一辉煌而诱人的前景去坚实而艰苦地攀登。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北岳文艺出版社规划与出版这套《现代军事题材小说丛书》，是非常及时的。我祝愿这套丛书能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祝愿它在发展我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军事文学的里程

上树起一块块的丰碑…

丙寅年腊月十五日于北京红霞公寓

刘白羽同志致作者的信

静霆同志：

你二月二十六日来信，昨天才收到，不知道在哪里耽搁了。

《凯旋在子夜》收到校样就看了，我认为是一篇军事文学的佳作，情节十分感人，语言富有魅力，特别是你非常巧妙地把你自己的亲身经历（你熟悉的生活，正如你来信所说：“留下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与前线战争结合起来，这是你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符合“写自己熟悉生活”的艺术规律，因而也便于通过人物的命运，深入地刻画社会。正因如此，你的人物富有特定历史的时代感，写出动人的幽幽心曲，因而获得读者的共鸣。由于你深入地写出了属于你的“这一个”，从而具有了艺术的普遍价值、个性与共性的美学关系，这是十分有意思的。

你写了生离死别、悲欢离合。当然，你没有一般地停留在生离死别、悲欢离合，而是进一步探索了人的道德、情操、心灵，从而展示了当代军人所具有的崇高品质与信念。我觉得你透过硝烟战火、浓云密雾，揭示了当代的社会问题，这就赋予战争以思想内涵。你的描写功能很强，所以掩卷很久，其中精彩片断至今仍萦回心中，这就是作品的生命力吧！

生活，是永远新鲜的，是最有魅力的。你把你特有的生活写出来，别人读了就兴味意浓，这是因为在创造过程中，你注入了你的生命，从而具有特色，引人入胜。罗丹有一句话说得多好啊：“抚摸这座像的时候，几乎会觉得是温暖的。”——何止罗丹所指的那座古代仿作的梅迪奇的维纳斯雕像，——我想一切艺术创作

的奥妙，就在于作者贯注于客观形象以生命，于是那形象便活了。

你说到写“战场抒情诗”。艺术创作领域，最广泛地允许作者本人独特的追求，才能形成独自的风格。一个作家能否成功，决定于他能否节选新的、属于他的东西，这样才能丰富文学世界。

你让我提意见，我想讲两点：

第一，你的整个布局是严谨的，但有的章节，过多展示地方的风情、幽默（这是必要的，属于你的创造），是不是还可以精炼一点。

第二，抒情是重要的，但抒什么样的情，值得研究。我在昆明讲话中，说到史诗与悲剧的问题，简括为一句，就是史诗的英雄气概和悲剧的动人魅力的结合。抒情是达到人的感情世界最好的手段。但，你必须注意，你写的毕竟是正义的战争——是这样的人生，这样的民族，这样的部队，你要注意我们中国的英雄气魄，只要把握住这个主导方向，你就可以大胆诉之情感，而不致流于消沉。总之，抒情必须成为鼓舞我们前进，燃烧我们信念的精神力量的激发和回荡。

意见不成熟，只供你参考。

我没有早给你写信，因为我到广东去了一趟，腰痛病犯了，至今伏案作字，还很困难。如果要我比较详尽论述一篇小说，我差不多得看两——三遍，现在不可能了。倒是应该我说明的，由于总想再看两遍，也就如此拖下来了。

你是今年小说获奖作家，奖不仅标志人民给予的荣誉，更重要的是标志人民提出的尺度，也就是说对作家所要求的水平，我期待你反映前线生活的第二个中篇小说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欢迎你来聊聊天，随便什么时间打个电话约个时间就行。

不过我两三天得去青岛，那就等回来再约吧！
问你全家好。

刘白羽

5.5

别时容易见时难。久别重逢常带着偶然性。其实呢，偶然里又藏着必然。人们为了那些有重要意义的重逢，彼此期待着，寻找着，靠拢着——山不转水转，可不就重见了么？“去来固无迹，动息如有情”，说的正是这层意思。且说，一九八四年五月六日晨四时许，童川检查了防御阵地回到隐蔽部，就将通信员小黄摇醒了。小黄迷迷瞪瞪坐起来，睡眼被电筒的光照得发花，移目向隐蔽部外面望去，黑漆漆、混沌沌的夜色凝重得很。副营长不耐烦再等，高大的身躯已经塞出隐蔽部，沿蛇形交通壕先行了。

小黄只好不乐意地跑步跟上。

唉，急什么呢？抢镜头？赴约会？夜袭？都不是。

自从部队用血的代价占领1075高地，转入防御之后，阵地简直成了“旅游”胜地了。不知从哪儿冒出了成群打伙的记者、作家，电视台的、电影厂的……缕缕行行上阵地。这些人生性喜欢乱跑，营里必得有人接送，既做“警卫”，又做“看守”。和平时期的局部战争，就这样儿。后方的文艺、新闻界人士巴不得都来凑热闹。昨儿傍晚，童川撂了电话，对小黄说：

“明早五点出发，下山接人。”

“什么人？”

“诗人，女的。注意着装。”

“女的？”小黄的眼睛打了个闪。

“是个女神。是军长批准她上来的，没事儿找事儿！不过，此人敢到阵地上闻闻血腥味儿，也算是女中的人杰了。”

听不出副营长对这件“新闻”的褒贬，肯定与否定兼而有

之。小黄的眼睛閃閃爍爍，鄙夷地说俏皮话：

“副营长，把阵地前边那敌人的死尸扒出来，让她瞧瞧，不吓死就给她请功！哈哈，管保脑袋里的诗也吓跑了。”

“废什么话？记住，早晨五点。”

五点就五点。

可是才四点多钟就把小黄给轰起来了。

猜不透他要做什么。这位体魄健壮的副营长，少言寡语却常有惊人之举。他是本团唯一的一位坐过一年半监牢的干部。也许是监禁生活把他的脸拉长了，使那张长而粗糙的脸极少表情。他有时会长时间地沉默，那也是远离尘世生活过的人才有的沉默。因此乍看上去有点儿让人害怕。他“玩瘾”极大，据说一小在北京少年体校呆过，在北大荒“兵团”的时候恐怕也不是省油的灯。可是斗蛐蛐，打鸟儿，逮黄鼠狼这些嗜好都在监狱里改造掉了。唯有拳击（他自备两副拳击手套）、足球、健美、举杠铃和单杠这些爱好如影随形，他今生今世怕丢不开了。他订的杂志五花八门，《武林》、《足球世界》、《北京体育》，还有几种“文摘”。没事儿喜欢抄录些格言、警句之类的。他训练部队从不心软，长长的铁面无笑。就说两年前国庆节团里搞小阅兵吧，他当时还是个连长。瞧他的连队一过来，就十分显眼。齐唰唰一个方阵，练成不可拆散的整体。横排纵队全如有尺卡着。一列列战士好象电钮操纵似的，将一排脚尖唰地放出去，又收回来。一排排戴白手套的手机械地上上下下，如织布机在运动。手脚生风，发出节奏鲜明的“呜呜”的响声。最精彩的是，没人歪头斜眸去瞟着右侧排头兵，间隔距离也不差分毫。只是战士们身体显得僵硬，军衣后面虽汗已湿透，却有个“T”形的干爽处，阅兵一毕，少壮派团长杨勇侠——当时的参谋长，把童川留下了。

“童连长，请把腰带解下来。”

是，解腰带。

“脱军衣。”

是，脱军衣。

“向后转！”

噢，秘密在后背——他自己和每个兵一样儿，裤带后面全插着个“T”形木尺！木尺已将衫衣两肩磨破。如果让童川脱个赤条条，可见他腰的凹处被木尺顶出一块青紫。

“阁下治军倒有些歪点子！”

他眉毛动动，算是笑了。

他不无得意。

转眼间，童川已经在足球场上了。他作为前锋、队长，满场飞。象个孩子似地斤斤计较“一城”得失。板着脸争强赌胜，竟然为一次判罚点球同客队争吵起来。

成熟？孩子气？似乎兼而有之。

有一回，童川大出“风头”。新年联欢会上，他原报节目是体育表演，等到出场却令人一震——他，率领赤膊赤腿七条汉子，浑身涂满了凡士林油，在灯光球场表演了“健美比赛”。左侧，右侧，腿腱、臂肌，油光光的“块儿”蓄满了力，照亮了全团官兵和家属们的眼。

杨勇快乐呵呵对老政委道：“真有时代感！不错。”

政委目不斜视，毫无表情。稳健的政治干部持保留意见时，常常这样不动声色。

有时候童川也不能说不“老成”。他对自己的经历讳莫如深。他的独身生活似水泼不透，针插不进。杨勇侠几次为童川张罗婚姻大事，均遭失败。

童川从来避讳谈女人，可是谁能禁止在枯燥的制式生活里谈

谈老婆、恋爱史呢？别人兴高采烈聊起这些，插科打诨，他就毫无表情地躲到角落去了。

清高？

抑或是心里有隐痛？

他这人是“谜”。

杨勇侠曾多次建议将童川提起来，老政委那不动声色的面孔却是难以逾越的关隘。师里来考查干部，杨勇侠又力陈己见。终于使政委保留了意见。干部部门也准备考虑童川提为营职。部队对这类事情是极敏感的，不时会通过各种渠道吹过来“风儿”。听说有人告了童川一状。谁告的状？不得而知。一张八分邮票，一封不署名的信，足以将一个处在上升状态的干部，捺入黑沉沉的“库房”。更何况，上边吹来的“风儿”，也不全是胡编乱造。据云，童川曾经在婚姻问题上“荣任”第三者；而且还坐过监牢。后者在档案里已明明白白记载着。可是“民间传说”将这两项自然地连系起来了，“第三者”，“坐监牢”，天！想象中这个带“色儿”的故事可就丰富多彩了。还有，一个连队最高长官在球场与客队争吵，使得战士险些用拳头与教练“争论”该不该判罚点球？算得上事故苗头。再说什么健美，在家属面前只带一块三角形的“遮羞布”？喏，这可不仅是出风头了，而且有关“风化”，“风气”。

政委说：“杨参谋长，你看怎么样？在使用干部问题上，一定得慎重。慎重，懂不懂？这算怎么回事？我们选干部毛毛躁躁，首长对我们怎么看？真窝囊。我还没干过这种窝囊事呐。好了，点名的时候，给排以上干部讲讲，有意见按组织程序反映。犯自由主义？要让我抓住了——哼！”

童川对此似乎并不在乎，无怨无怒无哀无乐。星期六下午，同三五战士在绿茵场射门，连破几城，大汗淋漓。

杨勇侠脚下也痒，凑过去踢上几脚，发散发散心中积郁。

“喂，童连长，最近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

“看准了——该头球攻门啦，哈哈。”

童川没表示，一脚把球踢得又飘又高，那球呈弧线直落到场外的柏油路上去。

他凑过来，严肃的样子：“我准备转业。”

“好哇。”不知是不是开玩笑，杨勇侠接球去了，又一个“界外球”。

杨勇侠真就把意见转达给政委了：“童连长提出转业，我看——趁早让人家走算了。”

政委用斥责的目光，定定地看着年轻参谋长上唇的胡茬儿。

“政委，您不同意？”

“这个连长——还是不错的嘛。”

不错？

“就是不老练。你看——不老练嘛。”

不久，老练持重，威望甚高的团首长一二把手退居二线，杨勇侠升任团长，成为“主官儿”。这时，部队已进入临战状态了。

“童连长，你的转业报告呢？”杨勇侠笑眯眯地问。

“准备好了。打完这一仗，请团党委批准吧。我在部队实在没什么发展。”

什么叫“发展”？即获得更多的指挥权。在这一点上，童川也似乎不能免俗，他认为自己应该晋升，也渴望晋升。但在这个极易惹得人不能自恃，光火，发牢骚的触点上，他的脸上平静得很，嘴上也不论长短。大约心里却难免波澜迭起，年龄，职务，部队干部年轻化的大趋势，军官服役条例，同龄人杨勇侠的现状